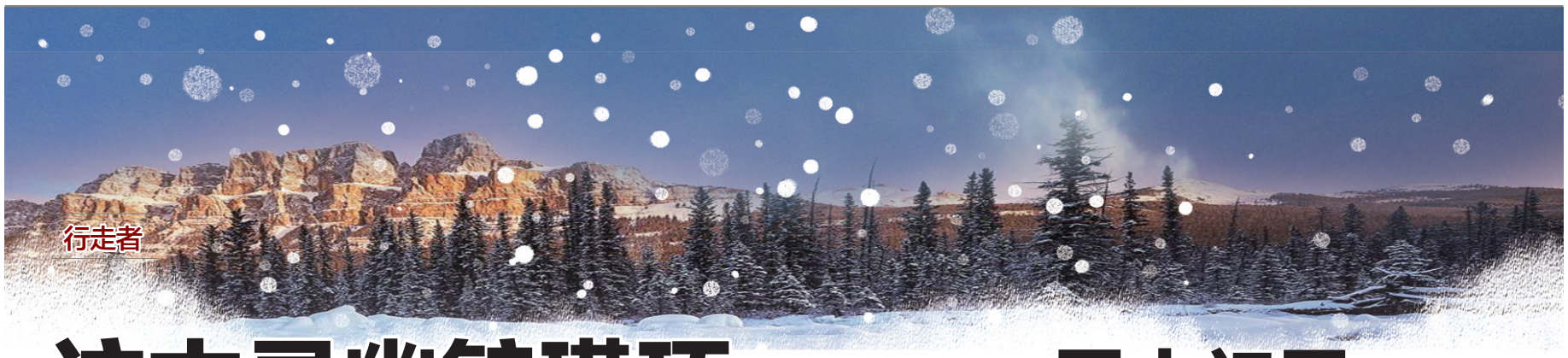

行走者

访古寻幽毓璜顶

李忠虎

金秋十月，天高云淡，海风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咸湿。那天下午，我来到烟台，与友人赴毓璜顶访古寻幽。山不高，公园也不大，像一枚被谁随手搁在闹市里的碧玉，不声不响，却自有温润的光。

一

登山的石阶平缓，一级一级被岁月磨得光亮。路旁松柏叠翠，郁郁苍苍，把阳光筛成细碎的金子，洒在青石板上，斑驳明灭。同行老友指着山顶说：这山，原不叫毓璜顶，叫玉皇顶，也叫小蓬莱。

话头一起，故事便如清泉一般漫出来。相传元朝末年，有一位全真教的道长偶然路过此山，忽见一道金光自山顶射出，直入云天。他心生好奇，循光而入，潜至山间一处洞窟，竟见一只金蟾正张口吐纳，吞吐间金光灿灿，满洞生辉。金蟾见了生人，倏忽遁去，无影无踪。道长大呼：“真乃神奇之山也！”遂下山化缘聚资，在山顶建起三间庙堂，供奉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玉皇大帝。山因庙而得名，从此唤作玉皇顶。有明清两代碑文记载，这一年是元至正十八年，即1358年。

庙虽只三间，香火却一日旺过一日。一炷香，从元末烧到清末，六百多年不曾断绝。到了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，庙宇重修。当地士绅刘次垣以为，“玉皇”二字既显直白，又与此山的灵秀挺拔不匹配，便提议避玉皇大帝名讳，改“玉皇”为“毓璜”：“毓”者，养育也；“璜”者，美玉也。他还题下一副楹联，镌在玉皇庙的红漆大门上：“毓秀钟灵地不爱宝，璜琮璞玉山自生辉。”山名就此定下，沿用至今；而庙，依旧叫玉皇庙。

每年农历正月初九，相传是玉皇大帝的诞辰。这一天，烟台百姓扶老携幼，从四面八方涌上山来，祈福还愿，谢神看戏；山上旌旗招展，山下商贩云集，京剧、大秧歌、杂耍、剪纸、面塑，把一座小山闹得红红火火。这庙会代代相传数百年，2016年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老烟台人极为珍视的春节记忆。

二

其实，毓璜顶的分量，远不止一座庙、一场庙会。

我们沿路缓行，细读碑刻，才发现这山是一部没有合上的史书。元末那三间庙堂，经明、清两代迭次拓修，才成今日三进院落，山门、中殿、后殿，东西两厢，错落有致，古朴庄重。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官绅刘惟立攒资，大兴土木；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后殿落成，用作候客厅，据说当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来烟台视察，便曾在此下榻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烟台大旱，禾苗枯焦。百姓在山顶设坛祈雨，恰逢甘霖普降。为感玉帝福佑，当地商绅捐资倡建“小蓬莱阁”，时任登莱青道道台、东海关监督龚易图督建其事，还献出自家珍藏的一尊沉香木吕洞宾雕像供奉其中，故此阁又称吕祖庙。

阁前绿树掩映，曲径通幽，园角有“向若亭”，园中有六百余年树龄的石榴树、三百余年的冬青与黄杨，枝叶扶疏。小蓬莱石坊落成，龚易图亲题“小蓬莱”三字，坊柱上镌着“天下文章莫大于是，一时名士皆从其游”的楹联，清雅之中，自有一股豪气。

烟台开埠以后，毓璜顶又见证了另一段风云。1890年，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夫妇在山之东麓开设诊疗所，日后扩建成闻名胶东的毓璜顶医院；另一位传教士倪维思在东南坡买地十亩作示范田，引进美国苹果、梨、葡萄、樱桃等十余种树苗，与中国树种嫁接培育，竟育出香气独特的“烟台香蕉苹果”，从此烟台苹果蜚声海内外。

到了当代，毓璜顶更被精心呵护着。1982年，这里正式辟为公园；2002年至2003年，玉皇庙古建筑群与园区配套设施实施全面修缮，古建风貌得以保护重现；2006年，毓璜顶古建筑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同年公园成为烟台第一座公益性开放公园；2013年，又获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。

三

从碑文里读到的那座小蓬莱石坊，四根石柱，托起一座三门牌坊，木质坊顶飞檐翘角，青蓝漆的彩绘高贵典雅，木石相契，玲珑剔透。正面正中“小蓬莱”三个大字静穆端方，是龚易图的手笔；坊额之上还有“静观”二字，两侧门楼分刻“听涛”“观海”与背面“播涛”“仙山缥缈”“吟风”等题刻遥相呼应，横生妙趣。

我抚着温润的石柱，仿佛能触到一百多年前那位道台登临此地的闲情逸致。

坊侧立着“神山壮色”石碑与《小蓬莱阁铭》，一左一右，一刚一柔；不远处的百年龙爪槐，虬枝盘曲，撑开一伞圆叶，槐下石凳被秋阳晒得暖乎乎的。我忍不住坐了下来，只觉秋风拂面，满山松涛如潮。那一刻，真个是“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”。

穿过石坊便是玉皇庙，山门两侧，钟鼓楼飞檐斗拱，气宇轩昂。入得中殿，两旁立柱“祈福迎祥，戴福还家”映入眼帘，正中端坐着玉皇大帝的塑像；殿内古碑斑驳，镌着明代《大明新建玉皇上帝庙辉煌记》。六百年前百姓的虔诚与期盼，隔着漫漫时光，仍字字分明。我未燃香，恭恭敬敬地躬身一揖。

玉皇庙西侧，矗着一座三层高阁，名唤毓璜阁，俗呼玉皇阁，1983年重建。阁高十六点九米，内有螺旋木梯。我拾级而上，凭栏四望，只觉胸襟为之一开：西边山峦起伏，青黛如屏；东边碧海连天，帆影点点；港城楼宇如棋盘罗列，街巷车流似游龙蜿蜒。海风徐来，衣袂飘飘。我真切地悟到“小蓬莱”三字的妙处，闹市之中，竟真有这样一处恍若仙境的所在。

下了阁，向西便是瑶池园。这是一组江南古典风格的仿古建筑群，一池碧水，几叠假山，紫霞厅、绿蕉馆、茗香轩、邀月亭，由曲廊连缀，一步一景。池中锦鲤悠然来去，桥下流水潺潺有声，秋阳斜照，檐角飞翘的影子落在水面上，漾成一池碎金。

瑶池园南侧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戏台，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两柱上悬着一副楹联：“蟾窟映奇山聊借衣冠妆黛传演来名象真情，蜃楼起沧海试看锦绣文章粉点出兴衰戏剧。”此刻台上空落，台前无人，我却仿佛听见了庙会正日里的锣鼓与丝竹，京剧的皮黄，吕剧的悠扬，唱的是忠孝节义，演的是兴衰悲欢。再往南，是一处开阔的广场，名唤太乙剑坛。名字起得仙气飘飘，仿佛当年真有仙人于此舞剑论道。如今，这里是海阳大秧歌、舞龙舞狮、锣鼓等民俗演出的舞台。

日头西斜时，我缓缓下山。山下的街市依旧车水马龙，这一路，我看到公园内各种各样的人，唱歌练声的，甩鞭耍棍的，跳舞弄扇的，练太极、蹲马步、拉二胡、下象棋、遛鸾散步的，人人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。回头望，暮色里的毓璜顶，亭阁俨然，松柏沉沉，静静地俯瞰着脚下的万家灯火。那六百年的香火，原来从未熄灭，只是化作了这一城温润的人间烟火。

罗山初雪

紫苏筱筱

初雪翩然，天地安静了下来。

不是那种万籁俱寂的静，而是一种被轻轻擦拭过的清透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树还是那些树，可一夜之间，所有的颜色都沉了下去，所有的轮廓都浮了上来。罗山像一幅刚刚落笔的宋人小品，留白尚新，墨色未干。

罗山的初雪，与别处不同，薄而不掩见山骨。她不铺天盖地，也不落地即化，只薄薄一层，贴着山势铺展。岩石的纹理还在，松枝的筋骨还在，坡地起伏的轮廓也还在。雪不是覆盖，而是勾勒，用最淡的笔触，把罗山原本的轮廓重新描了一遍。远望过去，山腰白得柔和，山脊青灰分明，近处又藏着几簇依然热烈的枫红。白中有褐，褐里透红，红上映着细碎雪光，层次便这样一层层地渲染开来。

罗山的初雪，携雨微润吻罗山，她润而不湿。不像隆冬生雪那样干和散，也不像冻雨那样硬寒。只轻轻盈盈地飘落山间，落在松针上，落在柿枝上，也落在祥光寺青黛色的瓦檐上。雪与雨在这里并不分明，像从同一缕云里落下，把山色洗得清润，把冬意写得温柔。

罗山的初雪，是虚实相生的，她隐在松梅之间。风从林间穿过，枝头的雪屑簌簌落下，空气里有松针的清气，清冽里带着一点微甜，仿佛松脂被寒雪唤醒。山径上的雪更薄，踩上去几乎没有声响。再往梅林深处走，去岁的雪梅浮现眼前，松茂梅疏，松香为实，梅韵为虚。而此时的梅花尚未开放，但那股清寒幽芳，早已把平仄嵌入初雪的韵脚了。松梅映雪之间，亦赋罗山以无限风骨。

罗山的初雪，枯荣冷暖懂留白。她从不急着把秋意燃尽，你看，山坳里还留着簇簇红叶，枝头还挂着红透的柿子，山谷里还藏着青青黄黄的草色。雪来了，却不急于宣布冬天的到来。季节流转，秋与冬交割，红与白、枯与润、冷与暖，在同一座山上相遇，清冷中潜藏着一抹暖红。那一点红，是秋天留给冬天的信诺；那一层白，是冬天写给秋天的清冷。

罗山的初雪，来得轻去得也快。她总是点到为止，从不拖沓，不像暮冬覆雪那样厚重，也不像高原积雪那般经年难化。只等阳光一出来，她便悄然离场，只在岩缝里、崖壁下留几许残白。因为短暂，才更加让人难舍难分。她像一个轻轻的问候，来了，又走了，只在罗山的眉间，落下一个轻轻的香吻，却把罗山最清透的一面，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上。

你看，罗山的雪就是这样，像一个冷美人，美得寂静，美得淡然。她从不喧哗，也不求浓烈，也不急于把世界涂成一片洁白，只是薄薄地落下来，把山的筋骨衬托出来，把秋的余韵挽留下来，淡淡一笔，把冬的清寒皴染出来。这样美的初雪，只属于罗山。

又逢新冬，初雪又至，罗山就这样美成了诗。这首诗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有工整的对仗，她只淡淡地写在薄雪轻柔的山脊上，写在柿树披霜的枝头上，写在祥光寺的梵音袅袅的黛瓦上，也写在了我爱她的心上。

世间的雪千千万万，或写壮阔，或写苍茫，而罗山的雪，写薄念，写留白，写清润，写虚实，写秋与冬之间那一抹过渡的微寒。游人为之驻足，诗人为之凝眸，画家为之挥毫，摄影师为之定焦。

爱这罗山的初雪，也爱这初雪的罗山，薄而有骨，润而有度，来亦有情，去而有意。她不是冬的尺素，而是秋的书简，以山为印，以雪为笺……